

YILIN JIANYING

艺林剪影

谷 菁 著



YE DU CONG SHU

夜读丛书

艺术是迷人的 艺术的创
造者——艺术家们的生平和生
活更令人迷醉 一个老新闻工
作者用文字向您描绘了近百位
国内著名艺术家的剪影 他们
是谁, 请看——

艺林剪影

谷 莅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沈蓉男

艺林剪影

谷 莅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1,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册

书号 11259·015

定价 1.65 元

ISBN 7-80510-031-4/J·10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而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则更会感到其乐也融融。

学林无垠，书囊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正当“夜读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共20种，其中包括《人的自我测验》、《博物记趣》、《金瓶梅漫话》、《记忆惊人的途径》等）在社会上得以广泛传播之际，我们又把“夜读丛书”第三辑推向广大读者的

灯下、案头、床前，相信它将一如既往地受到大家的欢迎。

编 者

目 录

序.....	陈从周
刘海粟与陈独秀.....	3
刘海粟与康有为.....	7
刘海粟与胡适.....	12
刘海粟与徐志摩.....	16
刘海粟与吴湖帆.....	19
刘海粟与夏伊乔.....	22
刘海粟卖画办学.....	28
张大千拜师.....	31
张大千的爱情叙事诗.....	34
张大千一段秘史.....	37
张大千的烹调艺术.....	41
张大千与张玉良.....	45
谢稚柳忆张大千.....	47
谢稚柳的书画艺术.....	51
关良和他的戏剧人物画.....	54
关良学戏.....	59
丰子恺的缘缘堂.....	62
丰子恺偏嗜京剧.....	68

程十发与连环画	70
程十发的戏曲人物画	75
程十发唱昆曲	78
刘旦宅和他的《红楼梦》画册	80
刘旦宅的书法艺术	89
刘旦宅的石头记	92
吴昌硕和他的日本朋友	95
陈独秀为潘玉良题画	98
张玉良与洪野	100
齐白石《蟋蟀图》及其隐事	103
朱屺瞻与齐白石	106
沈尹默与沈迈士	110
王个簃的书画篆刻	113
林风眠其人其画	117
“白弄山人”谢之光	119
书家王蘧常	122
王蘧常和康有为	126
黄幻吾追马记	128
钱君匋与于右任	130
陆俨少的“三绝”	133
“鱼王”吴青霞	136
沈子丞的书画棋	138
“三毛”的悲欢——记张乐平	141
周方白的“金牌奖”	149
应野平与陈小蝶	151
艺坛怪杰——李骆公	153

李骆公的书法篆刻	156
沈柔坚谈画	159
陈佩秋学书	162
韩羽的画	164
苦学成功的戴敦邦	169
章西厓和他的画	172
鱼的知音——凌虚	174
运刀如笔方去疾	176
林曦明的画	178
周慧珺学书	180
“印学强人”——韩天衡	182
金鱼林刻碑	184
白书章制砚	187
秦忠明的仿古宣纸油画	190
“泥人柳”	193
“戏衣谢”	196
梅兰芳与盖叫天	200
梅兰芳与吴昌硕	204
梅兰芳与齐尔品	207
俞振飞学戏	209
俞振飞谈读书与演戏	215
俞振飞的书法艺术	220
赵丹与林则徐	223
赵丹的书画	225
周信芳谈书法	228
杨振雄与《杨西厢》	230

“一户侯”——侯宝林	232
李丽华与京剧	235
影坛伯乐——孙瑜	238
高高的白杨树	241
好莱坞影星赵家玲	246
茅盾·桑弧与《子夜》	250
叶圣陶的篆书	254
“五四”时代的郭绍虞	256
郭绍虞和他的书法	260
巴金塑像的诞生	263
沈从文和他的诗	266
臧克家印象	270
青木正儿·王国维·赵景深	274
柯灵与张爱玲	277
黄裳速写	280
赵清阁著书图	284
冯其庸的书画	287
徐志摩闲话	289
陈从周·徐志摩·叶圣陶	293
赵朴初的打油诗	296
胡亚光画的章太炎速写	298
汤国梨之忆	301
文坛传奇人物——盛成	303
曹聚仁与邓珂云	307
谢侠逊和周总理下棋	311
“百岁棋王”诗祭陈毅	313

序

苏东坡有两句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是妙语。谷苇近以新著《艺林剪影》见示，阅罢，不期而然低诵起了坡老诗，可见其文也如苏诗所见，一样蕴藏了无穷的兴味。

我一向是爱看闲书，怕读正经书的人。觉得那种有如会典、列传、人物志上的皇皇大文，都是满纸官衔，歌功颂德，倒有些仿佛今日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太枯燥严肃了。最后连听的人也不耐烦，遑论其人的风韵气质，以及其他等等？那些笔记轶闻，一鳞半爪，反是十分引我遐思，心仪其人，似乎更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老实说，我很多知识还是从这些所谓“杂书”中得来的。

写侧影以我看比写正史难，正史有行状、行述、哀启等可征，四平八稳，起承转合，板眼不走，正如老生唱腔，笑容轻露。而侧影呢？机动灵活，作者善于观察，迅于记录，妙手形状，清新可诵，有些像花旦、丑角，演来有时不拘一格，容易发挥作者个性，以情行文，而真实性往往有超过“正经文”的。所以我认为轶闻有重于正史，侧影作者其功未必逊于史官。

谷苇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因职业关系，接触到很多知名人士，凭他的敏感，观察得深入细致，而能运勾勒之笔，存所写对象之真，所谓“恰到好处”之谓也。因为他多少年来就在这方面下功夫，繁以简出，看来似乎是容易，实则非朝夕之功所能达到。

我读《艺林剪影》后，觉得酒后茶余，一卷在手，能逗人反复再看的乐趣，这仅仅就书的兴趣而言。如果将来要研究书中某一人物，则此书又是必参考之籍了，希望读者万勿等闲视之。我新游香港归，益感其地过眼繁华，动我深思，切望有心人能以侧笔记之，则天下之大，无奇不在笔底矣。但愧我不能也，谷苇其有感于斯乎？

陈从周

1986年3月7日香港归写

刘海粟与陈独秀

一夜，在“存天阁”与艺术大师刘海粟闲话。海老忽然谈起陈独秀，并且从屋角堆积如山的书画卷轴中找出一副对联来展开给我看。联语是：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上款是“海粟先生雅教”，下款是“独秀”。字系行草，但写得纵横恣肆，大气磅礴，决非寻常书家者流的字体可比。海老提醒我：“你看得出吗？这是用普通的墨汁写的。但是，值得纪念的是，这是陈独秀在监狱里写的。”

于是，海老回溯起这段往事：

大概是1932年，刘海粟第一次游欧归来，到得上海，听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了，被关在当时的南京第一监狱里。刘海粟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后在北京就已相识的朋友，多年不见，很是想念。于是，经过和蔡元培、叶恭绰、杨杏佛等先生相商，权衡形势，觉得只有刘海粟独自去探监为较方便。

在监狱里，刘海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陈独秀。陈那时正值洗好了澡，一见故人，相互大声问好，

紧紧握手。刘海粟刚说了：“你伟大……”陈独秀就抢着大声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地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尽管狱卒就在室外监视，但陈独秀却旁若无人地和老友谈笑风生。他的这种气概、风度，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事隔数十年，他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探监的时间，当然不允许很长。临握别时，刘海粟从皮包里取出了事先准备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了以上这副珍贵的对联。

海老注视着眼前的这副对联，如同重睹故人，他深情地说：“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的坦荡的胸怀、心迹和昂扬的情绪。”

从在南京监狱一别以后，刘海粟再未见过陈独秀。只听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陈独秀被弄到了四川去……。

刘海粟与陈独秀初次见面，是在民国十年，即“五四”运动发生后的两年。那时，刘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去故都讲学。某日，偶值蔡元培患病，住进了德国医院。刘海粟去探望他，碰到了当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任总务长的谭仲环，还有就是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五四”运动风云人物陈独秀。前此，陈独秀在北京办《新青年》，刘海粟则在上海办《美术杂志》，南北两地，遥相呼应，虽未觌面，实已神交久矣。当然，此日一见，

互道倾慕，一下子就熟了起来。

此后，陈独秀屡次来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有暇也总去看看刘海粟，交往渐密。刘海粟有很多画上有陈独秀题辞，多半就是陈来上海时写的。

海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陈独秀来沪时，常住在渔阳里（即今日一面通淮海路——旧霞飞路，一面通南昌路——旧环龙路的一条胡同。那里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机关旧址，例如“外国语学社”旧址等等。）尽管陈独秀当时行止飘忽，但有一次，终于被终日追踪他的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们盯上了梢，捉进法国巡捕房。刘海粟得讯之后，找到当时在上海地界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性豪爽，重然诺，思想开明。刘海粟来找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即找到法捕房，保释了陈独秀。

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故事，知者不多。海粟老人过去也不愿意多说。现在回忆旧事才谈及此事，其实也是一段现代历史上的故实，不可不记的。

陈独秀为刘海粟所作题画句，我曾见过几段。其中有一段是题刘海粟的《古松图》的。此图作于1935年。画上有刘海粟自己的题记，可见原委。题记曰：“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根据这则题记所述情景，当时的“大名士”沈恩

孚为题一绝：

拥衾僧院寒于铁，起写黄山一古松；
何处不留真面目，偶挥秃笔写虬龙。
当时沈恩孚年已七十有三。

蔡元培为此图亦有题句：

黄山之松名天下，天矫盘擎态万方；
漫说盆栽能放大，且凭笔力与夸张。

关于此诗的第三句，蔡先生还作了小字附注，曰：“人言黄山松石，恰如放大之盆景。”蔡先生治学、办事之细致认真，于此等细事亦可窥见一二。沈、蔡二位的题诗，实已写出此图的精神风貌，所以笔者于画不再哓哓了。但是最妙的是陈独秀的题诗，全是四字句，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而意趣不凡，隽永有味。诗曰：

黄山孤山，不孤而孤，
孤而不孤；孤与不孤，
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后题：“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可惜未署题句年月，题图则仍在上海，这一点海老却是记得的。

(1981年)

刘海粟与康有为

刘海粟先生，常怀着深深的感情和敬意对人说：对我这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南海康有为先生，一是蔡元培先生。

康有为是清末“戊戌变法”的首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史值得大书一笔。他不仅是位政治家，也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艺术鉴赏家。刘海粟初次见到康有为的时候，才二十来岁，是个“初出茅庐”然而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而康南海当时已经是年近古稀，须发皤然的老翁了。但两人一见如故，康有为收了刘海粟为“康门弟子”，终成“忘年之交”。

刘康缔交极富戏剧性。

大概在20年代初，刘海粟和江小鹣、丁悚、王济远等几个朋友在上海创办“天马会”，春秋二季举行画展，展出油画、国画。可以把吴昌硕等的作品也拉来展出。“天马会”的春秋季画展，实际是仿效法国“沙龙”和日本画展的方式，当时很引起社会上的重视。

一次，“天马会”假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尚贤堂”举行画展。那天，康有为来看画展，正值刘海

粟不在。但是，康对刘的作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看完画展，刚走出大门，刘海粟来了。相见之下，双方紧紧握手。康有为谛视着青年刘海粟，良久才问：

“你是刘海翁的儿子吗？”声如洪钟。

“不，我就是刘海粟。”刘笑着回答，不免有些腼腆。

“你的画，老笔纷披！”康这样说。——刘海粟二十多岁被称“海翁”实自康有为始。这其中，虽有点“误会”，但也反映了刘的艺术水平当时在康的心目中的地位。

“明天到我家里。我请你吃饭！”康说话总是这样简短有力。他的随从立即把康的住址写下，递给了刘。那时，康住在愚园路1272号。附近是极清静的住宅区。

第二天，刘海粟如约前往康宅作客。

门前一带竹篱，颇有野趣。进得大门，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小桥流水，引人入胜。沿途路边有一些石刻造像，多系汉魏六朝故物。路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茅屋，屋檐下有宽敞的走廊，四围栏杆都是树干组成，斑剥的树皮如同虬龙的鳞甲，更增加了自然天趣。刘海粟走进这间大茅屋，眼前顿觉一亮。这里金碧辉煌，到处陈设着青铜古器、三代文物，还有三尊大佛。

康有为先请刘海粟欣赏他所藏的欧洲名画，有拉斐尔和提香的作品。